



牧歌交響曲

安得烈·紀得·著

穆木天譯

上海北新書局發行

一九三六

牧歌交響曲

安得烈紀德著
木天譯

上海
北新書局印行

1936. 2. 付 排
1936. 3. 出 版

1—1000

版權所有

每冊實價三角

一八九 × 二月 十日

雪，三天以來不住地落，把道路封鎖住了。我不能到 R …… 去了，這十五年以來，我照例是每個月兩次到那裏作禮拜。今天早晨，僅僅有三十個信者集在拉卜列溫的小教堂裏。

我要利用這幽囚中所給我的閒暇，回到過去，講述我怎樣得照顧了葛特律德。

我計劃在這裏寫出關於那敬虔的靈魂的生成同發展的一切的事情，我覺得我只是爲崇敬與愛把牠從暗夜裏拉出來。祝福主委託我這一件課業。

兩年六個月以前，當我從修得逢走上來的時候，一個素不相識的小姑娘，倉卒的來找我到離那裏七基米的地方，一個危篤的老婦人那裏。馬還沒有卸，我預備好了一個燈籠，我就叫那孩子上了車，因為我想到天黑的以前是不會回來的。

我覺得我很驚嘆地認識了村區鄰近的各處；但走過了蘇得利的農場，那小孩子使我走一條新路，是我從前未曾冒險走過的。然而，我認得，離那裏兩基米，左邊，有一個神祕的小的湖水，當我青年的時候常到那裏滑冰。十五年以來，我沒有看見這片湖水了，因為我的牧師的職務不讓我到這邊來；連牠在什麼地方我都要說不出來了，我想不起來牠是直到了那一種程度，所以在晚夕的薔薇色的黃金燦爛的幻惑裏，突然間我認識牠的時候，我宛如起初在夢裏見着牠一樣。

路是順着一條河流，河流是切過了林端，沿着一個泥炭坑流下去的，的確是我未曾來過那裏。

太陽落下去，我們在冥暗中走了好久，於是，我的青年的引路者指給我一所嶺坡上的茅屋，人們會相信那裏是沒有人住，若不是有纖纖的一縷烟絲從裏邊冒出來，在黑暗裏發藍，隨即在天空的金黃裏現出了棕色。我把馬拴在近旁的蘋果樹上，隨後到老婦人剛死的那個房中，去找那孩子。

情景的重大，沉默，同時刻的嚴肅，使我戰慄。一個年還青的婦人跪在床傍，那個小孩子，我以爲她是死者的孫女兒，但其實是她的使女，她點上了一枝燭烟的燭燭，隨站立在床尾上不動。在長的途中，我曾設法要同她搭話，但未能逼出她半句話來。

跪着的婦人站起來，她也並不是一個親屬，出我所預料之外，但僅僅是一個隣婦，一個朋

友，是使女看見她生病重時找來的，以後就在看屍。那個老婦人，她對我說是毫無苦痛的噓了氣。我們在一起計議妥埋葬同葬式的辦法。照例在這僻塞的鄉間，還得我主持一切的。老實說，這一家表面上，無論是怎麼貧窮，全託給這個隣居同這個婢女看管，我是有點不放心。可是在這窮困的住居裏邊，總不像有什麼隱藏的財寶罷……若有，我怎麼辦呢？但我終於問到那老婦人是有沒有承繼人。

於是，隣婦把燭燭拿起來，向着爐灶的一角走去，我看得見，在爐灶裏蹲着一個輪廓不清的人，像在睡覺；他的厚壓壓的頭髮幾乎完全蓋住了他的臉。

——這個盲目的小姑娘，是她的姪女。據使女說，好像，這家裏只有這點長物。應當把她送到養育院去；不然，就不知道她會有什麼結果了。

我聽見當她本人自己的面前如此決定

了她的運命，我留意到這粗暴的言語會使她心裏感出大的苦痛，我很不痛快。

——不要攪醒她，我慢慢地說我是要憐女至少把語聲壓下去。

——啊，我沒想到她睡覺，但她是一個白痴，她不講話，她也不懂得人們講什麼話。自從今天早晨我來到屋子裏以後，她可以說動都未有動。起初我以為她是聾，使女說不是，僅僅是那老婦人是一個聾子，總不向她說話，同誰都不講話，好久以來，除了吃噏以外，概未張開過嘴。

——她幾歲了？

——十五歲了，我想是，實在我不比你多知道多少……

當時我到沒想要自己去照顧這無依的孤女，但在我祈禱之後，——或者是正當我在憐婦同婢女的中間祈禱，她們跪在床頭，我也跪着，猝然間，好像上帝在我的路途上放了一種義務，而我若放棄這種義務，即是懦怯。當我

一起身，我就決心要當晚把她帶走，雖然我還未完全想好：以後我怎樣待遇她，我把她託管給誰。我瞅着老婦人的長眠的臉呆了一陣，那老婦人的縮着似的皺皺的嘴，好像是被守錢奴的錢袋的繩子綁住了，什麼都不叫溜出去。隨後，我轉過身向盲少女那邊，把我的計劃當隣婦講出來。

——明天人們來抬屍的時候，最好她不在這裏，她說那是至好不過的。

許多事都會容容易易的作成，若不是庸人們好爲自擾。從我們小時候以來，我們想要作而未得做的事真不知有多少，只因爲我們聽見我們周圍人說：他作不成功……

盲目的少女，如同一個無意志的物體一樣，任憑人把她帶走。她的面孔是很有規則的，很美，但是無表情。我從草墊子上拿了一張巾氈，她通常是在那草墊上睡，在那房間的一個角上，在上到樓頂的內樓梯的底下。

隣婦現出慇懃的樣子幫助我很注意地
把她裹好，因為極晴朗的那夜，天氣稍涼，我點
上了我的馬車的燈籠，我就走了，這一個沒有
靈魂的肉包裹，我只由於一種冥闇的熱的交
流能感到了他的生命，我把她團團地抱在懷
中帶得來。一路上，我想：她睡覺麼？是作什麼黑
的鼾睡麼……在她身上，睡眠同不睡眠有什
麼區別麼？這不透明的肉體的主宰，這一個被
幽閉着的靈魂，主啊！她的確是等你的恩光降
臨在她身上！你應許我的愛一天使她會從闇
夜裏脫出罷？

我是務求記實，我回到家裏所遭受的冷
遇，我是不能不講的。我的女人是一個德性的
花園；就是在我們常常所過的危急的時候，雖
瞬間我都不敢疑惑她的心地；但，她的天生來
的仁慈，不喜歡突然被人激刺起來。她是一個
有條理的人，對於義務，她不願意過度或不及。

她的仁慈是有法度的，好像愛是一個無盡的寶藏，這是我們的唯一的分歧點。

那天晚上，當她看見我帶着那小姑娘回到家時候，她的最初的思想就在這一個叫聲裏流露出來：

——你又帶什麼東西來啦？

照着每次我們彼此間開談判時候的舊例，我先把小孩子都招喚出來，小孩子們站着，張着大嘴，充滿着疑問和驚訝。啊！這一種待遇，照我所預期的，真不知相差幾遠！啊，僅僅我的可愛的小查樂特跳起來，拍着雙手，當她知道有什麼新東西，有什麼活的東西要從車裏出來的時候，但其餘的孩子們，已被他們的母親教養成了，馬上就來靜止住她，叫她同他們取同樣的步驟。

很混亂了一大陣。因為我的女人，我的孩子們還不知道她們對這個盲少女要作什麼事，為的引導她，我所作的那極端的注意，他

們毫不理解。我一路上握着那畸形兒的手。當我把我的手從她的手上一拿開的時候，她起始發出了一種怪異的叫聲，我自己都被驚嚇了一跳。她的叫喚，不像是人叫的；好像一個小狗的悲鳴。初次脫離了造成她的世界的，那見慣的感覺的小範圍，她的膝蓋在她身底下灣拱了；但當我遞一個椅子給她的時候，她頹然地跌在地下，如同不會坐的人一樣；於是，我帶她直到爐灶的旁邊，當她能夠蹲下的時候，她稍稍有點安心，她倚靠着爐棚，位置同我在老婦人家裏所看見的一樣。在車裏，她就已經從坐位滑跌下去，一路就團團地蹲在我腳底下。我的女人於是來幫助我，她一種極自然的態度是最好不過的啦；但她的理性是不住地抗爭，有時勝過了她的心意。

——你想怎麼處理牠？她說，在把小姑娘安置好了以後。

聽見了她用了中性，我的靈魂都戰慄起

來，我很難把我憤怒的情動鎮壓下去。但，我是仍然浸潤在長久的平和的默禱裏。我自己抑制着，於是轉過身向着又團團圍聚起來的大衆，我把手加在盲女的額頭上：

——我把迷羊領來了，我盡力作嚴重的態度說。

但，阿美利概不承認，福音書的教訓裏，會有這些不合道理與超道理的東西。我看見她要抗辯，於是我向加克同莎拉作一個暗示。他們是見慣了我們夫婦間的小爭執，並且，生來就沒有多少好奇心（這點是我時常不滿意的），他們把兩個小的帶走了。隨後，因為我的女人還是講不出話來，在這侵入者的面前，好像，有一點激憤：

——你只管當她面說，我接道；這可憐的孩子什麼都不懂得。

於是，阿美利起始抗辯說，的確她對我沒什麼說的，——這是長談判的照例的起頭一

一我所想出來的，無論是怎麼背實用，怎麼背慣習，背常識的事，她只是永遠服從的。我已寫過，我一點都未決定，我要怎樣打理這孩子。我還未想到，也或者是只很朦朧朧地想到，能夠把她按置在我們家裏，我几乎可以說，是當阿美利問我想到沒有，我們家裏已是人滿了，她暗示給我了這個思想。隨後，她聲言說我太前進了，毫不顧慮到後邊跟着的人的阻礙，她想五個小孩子已經夠了，自從克樂得的出生（正在這時候，好像是聽見了人叫她的名字，他在搖籃裏叫着，）她已作成了她的預算，她再沒方法想了。

聽見她起首的這几句话，基督的几句言語從我心裏昇到我的嘴邊兒上，但我終把牠們抑壓下去，因為我總以為，把我的行為庇護在聖書的權威裏，是極不應當的。但當她講論到她的疲勞，那我真為難透了，因為，我覺得，時常，強迫我的女人擔負我的熱情的無攷慮的

活動之結果，但這些抗辯使我對義務，得着了教訓；於是，我極溫和地請求阿美利細想：若是她在我的地位，是不是她也這樣辦？而她對於這一個顯然毫無依靠的人能臥着她受苦不管麼？我又接着說，我想不到這一個殘廢的客人會給我們的家務上增加上多少新的勞苦，只是我不能常幫助她，我覺得殘忍。最終，我盡力安撫她，我也請求她不要對這天真的孩子懷恨，這天真爛漫的孩子是無可咎責的。隨後，我又使她注意到，莎拉快到了能幫助她的年齡了，加克再也用不着她打理了。總之，上帝放在我嘴裏助她承諾的一切必要的言語，我確信，若是時機能使她有反省的工夫，若不是我這麼倉卒地強制她的意志，她總會自願的承認起來。

我相信我差不多是勝利了，我的親愛的阿美利已很親切地走向葛特律德；但，當她拿起燈來，要細細地看她一下，她注意到她那

言語不可形容的污穢的樣子，她的憤怒突然地又激動起來。

——啊，這傳染人啊！她喊道，你刷啊，趕快刷啊！不要，不要在這兒，到外邊抖去。啊！上帝！小孩子們都要遭上啦。世界上，我最怕的就是這虱子。

的確，那孩子渾身都是虱子，我想起來一路在車中我緊抱了她好久，我也不禁也作出不愉快的情感來。

我盡力把她打掃乾淨了，我在兩分鐘後回到屋裏的時候，我看見我的女人跌坐安樂椅子裏，手抱着頭，慟哭流涕的發惱。

——我想不到你遭了這一種試煉會這麼的苦惱，我極溫柔地向她說，左右，今晚已經夜了，人們不能十分地厭見。我打算通宵看着火，小姑娘就在火傍邊睡罷。明天，我們把她頭髮剪好，盡力把她洗乾淨，等到你看見她不害怕的時候，你再起始打理她。但我請求不要向

孩子們說啊。

到了晚飯的時候了。我這被保護者，我們的婆媽蘆莎利一邊侍候我，一邊瞪着敵視的眼睛瞅着她，她餓鬼似的把我遞給她的那碗湯吃了個罄淨。晚餐是很肅靜的。我很想講述出我這次的冒險，講給小孩子們聽，感動他們，使他們明白，感得這麼的極端窮苦的奇異，激刺出他們對於上帝要我們招待的這人的憐憫與同情；但我又怕激起阿美利氣憤來。好像是命令分付我們放出眼光，忘卻了這次的事變，我們裏邊誰都沒有另樣的想法。

我是非常的感動，當在人們都睡了，阿美利扔我一個人在那房間裏，過一點多鐘以後，我看見我們小查樂特微微地開開了門，慢慢地走進前來，穿着襯衣，赤着腳，隨即攀住我的脖子，粗野地緊緊抱着我，喃喃地說：

——我還沒給你請晚安呢。

隨後，她用她的食指尖指着舒舒服服地